

尺牋精萃



[尺牋精萃 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

出版者:

出版时间:2011-8

装帧:

isbn:9787536061729

《尺牋精粹》前言

—

尺牋，本指长一尺左右的木简。牋就是木简，古人书写的用品，其功能类似于后来的纸张。《汉书·韩彭英卢吴传第四·韩信》：“然后发一乘之使，奉咫尺之书以使燕。”颜师古的注说：“八寸曰咫。咫尺者，言其简牋或长咫，或长尺，喻轻率也。今俗言尺书，或言尺牋，盖其遗语。”（卷三十四）解释得足够清楚了。尺牋的名称最早出现在《汉书·游侠传第六十二·陈遵》中：“（陈遵）性善书，与人尺牋，主皆藏去以为荣。”（卷九十二）已经成为书信的代名词了。

在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中，书信被归类为“书记”之“书”，大概就是今天“书信”一词所由来。刘勰给“书”下了这么个定义：“故书者，舒也。舒布其言，陈之简牋，取象于夬，贵在明决而已。”刘勰还举了《左传》里的一些例子，如郑子家的《与赵宣子书》（公元前610年），又如子产的《论重币书》（公元前549年）等，都是保存在我

国传世文献中最早的书信。

明代贺復徵作《文章辨体汇选》，进一步把“书”分为若干体，而“尺牍”只是其中一体而已。他说：“故有书，有奏记，有启，有简，有尺牍，有状，有疏，有牋，有劄，而书记则其总称也。”（卷二百五，书）“尺牍者，约情愫于尺幅之中，亦简略之称也。”（卷二百五十九，尺牍）尽管如此，但是在贺书中，书也好，尺牍也罢，就都是人们往来的书信。

二十世纪初年，在西域发现的文物里即有类似书信的简牍。其中相当一部分简牍屡屡出现“（某）伏地再拜”“（某）伏地再请”“（某）公足下”“（某）君足下”等书信的套语，无怪乎罗振玉径直称之为“简牍遗文”了。这些简牍，为书信的原始形态提供了实物证据。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罗振玉、王国维《流沙坠简·简牍遗文》（中华书局，1993年9月第1版）。

书信虽然实用，也不过是人们私下的书面交往形式。然而，它毕竟是文章，倘若能体现作者的睿智与文才，那与诗歌，与赋等文体毫无二致，并且可流传千古，为世人所传诵。因此，一些作品中收入尺牍是不难理解的。像韩愈的《昌黎先生文集》柳宗元的《河东先生集》等，都有一定数量的尺牍。及后，甚至有收录尺牍的专集。例如宋孙觌的《内简尺牍》，就是个人的尺牍专集。又如清李渔所辑录的《古今尺牍大全》，则是历代尺牍的荟萃。

最为流行的恐怕是民国期间被奉为尺牍圭臬的《秋水轩尺牍》和《雪鸿轩尺牍》了。前者为清许思湄（葭村）所撰，后者为清龚萼（未斋）所撰。今天看来，二书为人们所熟知，其中固然不乏精彩之笔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们被视为尺牍教科书而被大量刊印。毕竟，尺牍是有着独特格式的文体，不能为其他文体所替代。当然，更为实用的尺牍教科书大概是民国年间面世的《万象文书大全》（花山文艺出版社，1990年11月）了。

《万象文书大全》分为三十类：喜庆、贺寿、慰藉、唁丧、学界、女界家庭、女界亲友、家书、亲戚、通候、馈赠、叙约、荐举、延聘、劝勉、规诫、信贷、还偿、请托、感谢、允诺、辞却、催索、商业、汇兑、装运、押款、保险、讼事、对联。每类之下列举若干范文，几乎涵括了现实生活的所有内容。即便是今天，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。

二

在电子邮件大行其道的今天，愿意提起笔来写一封信的人恐怕不太多了。于是，虚上款甚至虚下款的邮件每每出现在你我的电子邮箱里。我的同事不止一次地抱怨接到这样的邮件，明明知道来信的人是学生却不晓得姓甚名谁，更别指望邮件能表现出应有的礼仪了。高等学府尚且如此，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笔者认为，有时候也怪不得同学，他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！因此，把尺牍所体现的一整套中华民族礼仪介绍给正在读书的朋友，实在很有必要。

中国是个礼仪之邦。书信往来，好比两人在促膝谈心，所以刘勰说：“辞若对面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）因而现实生活的礼仪也体现在尺牍这种文体中，例如“拜”、“再拜”、“顿首”、“叩头”等表述，实际上等同于行跪拜礼。有时甚至增添表示敬畏、恭谨的字眼，例如“惶恐”、“谨”之类。

中国又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，晚辈与长辈、妻子与丈夫、儿子与父母亲、学生与老师、下级与上级以及朋友与朋友之间，从正文前的对称，到末尾的套语以及自称，都有一定的规矩，不能乱了分寸，否则就是失礼。

一般情况下，称对方的字号、官称等即表示尊敬，亲属之间明确其关系即表示尊敬。以下分别述之。

晚辈称长辈，可以尊其为“先辈某某足下”、“某某先生阁下”、“左右”等。例如章太炎写给孙诒让，就作“仲容先生左右……”，自称则作“章太炎”（见《太炎文录初编》）。注意，足下、阁下、左右之类，是指对方的手下，意思是不敢与对方直接对话，表示敬畏。

妻子对丈夫，可以称“夫君”，自称为“妾某（氏）”。丈夫称妻子，可以作“贤妻”、“夫人”，自称为“愚夫某”。例如曾国藩写给妻子欧阳氏，便作“欧阳夫人左右……”，自称则省略了（见《曾文正公家训》卷上）。

儿子称父亲，可作“严亲”、“（父亲）大人”等。称母亲，可作“慈亲”、“亚妈”、“妈妈”、“母亲大人”等。例如曾国藩写给父母的信，作“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……”（见《曾国藩家书·为政篇》）。有时甚至附上封号。例如宋代李昉英写给父母的信，作“某顿首百拜上覆大人朝议、亚妈孺人……”、“某顿首百拜上覆大人朝议、妈妈恭人……”（见《文溪存稿》）。这里的“朝议”、“孺人”和“恭人”，都是封号。倘若是孙辈对祖辈，可在前面加上“祖”，例如曾国藩写给祖父母，就作“孙男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”（见《曾国藩家书·为政篇》）。父母亲称儿子，可径作“某某儿”。例如曾国藩写给儿子曾纪鸿，便作“字谕纪鸿儿……”，自称则省略（见《曾文正公家训》卷上）。

学生对老师，称“师”、“老师”，或称其官称、字号等，都可以表示尊敬；自称则可作“门生某”、“小门生某”等。例如熊文举《奉许老师》，对称曰“老师”，自称曰“门生某”（见《雪堂先生集》卷四）。又如檀萃《谢司空程公赉墨启》，对称曰“师”，自称曰“小门生某”（见《草堂外集》卷四），又自称“小子”（檀萃《谢朱振岩师启三》，见《草堂外集》卷四）。老师对学生，可以称其“某某足下”。例如章太炎写给黄侃的信，屡屡称“季刚足下”（见《太炎文录初编》）。自称则径署名字，或可以免去。当然，有时老师客气，也会与学生兄弟相称。例如王国维曾致信商承祚，称他为“锡永仁兄……”，自称为“弟”

（见《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》17页，文物出版社，2003年9月）。王、商二人虽无师生之名却有师生之实，因此王的对称可视为客气。

朋友之间，一般尊称对方为“大兄”、“吾（我）兄”、“仁兄”、“兄”等。例如章太炎写给邓实，就作“秋枚兄鉴……”，自称“章炳麟”（见《太炎文录初编》）。

在文言时代，自称名讳即表示谦恭。因此，在尺牍中可自称名讳，例如本书文选，杨惲《报孙会宗书》中，杨惲即自称“惲”，表示谦卑。或可使用第一人称谦称“臣”、“仆”、“某”等。例如邹阳《狱中上梁王书》作“臣”，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作“仆”，王安石《答司马谏议书》作“某”。当然，在书信前后所自署的名讳的前面还可以附上“官称”以及“后学”、“晚生”、“弟”等表示谦恭的修饰语。例如：柳宗元《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》云：“二十六日集贤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牍太学诸生足下……”（见《河东先生集》卷三十四，书）“集贤殿正字”即官称。

早期，撰写者的名讳可以出现在尺牍之首。例如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，信的一开始作“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（再拜言少卿足下……）”，末尾则省去自署。当然，撰写者的名讳也可以出现在信末。例如李陵《答苏武书》，信的起首只有“子卿足下”，并无撰写者的名讳，直至信末才出现“李陵顿首”字样。与今天的书信格式大体一致。此外，撰写者的名讳可以同时出现在起首和末尾，表示格外的谦恭。例如白居易《与微之书》，起首作“四月十日乐天白微之”，末尾作“乐天顿首”（见《白氏长庆集》卷二十八）。又如欧阳修《与高司谏书》，起首作“修顿首载拜白司谏足下”，末尾作“修再拜”（见贺復徵《文章辨体汇选》卷二百二十五）。

早期的书信，正文结束，即签署名讳，甚至名讳也可省略（详上文）。

后期就比较烦琐。正文结束通常附一问候语。如果是亲友平辈，作：敬候佳祉并候近安、顺颂起居、顺侯大安、敬颂台安、顺颂时绥。如果是亲友晚辈，作：即询近

佳、即问近好、附颂清安。如果有祖父及父母而在一处的，作：敬请侍安、敬颂侍福、并候侍祺。如果夫妇同居，作：敬请俚安、顺颂双安、敬颂俚祉（祺）。如果是政界人物，作：敬请勋安、恭请钧安、祇请政安。如果是军界人物，作：敬请戎安、恭请麾安、肃请捷安。如果是学界人物，作：祇颂撰祺、祇请著安、顺请文安、并请学安、即颂文绥、即候文祺。如果是商界人物，作：即请财安、敬候筹安、顺颂筹祺。如果是旅客，作：敬请旅安、藉颂旅祺、顺询旅祉。如果是家居者，作：敬请潭安、并颁潭福、顺颂潭祺。如果是贺婚，作：恭请燕喜、恭贺大喜、恭请喜安。如果是贺年，作：恭贺年禧、恭贺新禧、即颂岁禧。如果是吊唁，作：此候孝履、顺问苦次、专候素履。如果是慰问病况，作：敬请愈安、即请卫安、敬祝早痊。如果是四时候问，作：敬请春安、顺颂春祉、敬请夏安、并颂暑祺、敬请秋安、并候秋绥、敬请冬安、此请裘安、敬请炉安。如果是即日问候，作：即颂晨安、即请早安、此请午安、即颂晚安、即请刻安、顺候日祉、即候时祉。

问候语后才是署名。署名之后，是各类礼仪用语。用于祖父母及父母，作：叩禀、敬禀、拜禀、肃禀、谨禀、叩上。用于尊长，作：谨禀、谨上、拜上、谨肃、敬肃、敬启、谨启。用于丈夫，作：衿衽。用于平辈，作：谨启、谨白、手启、手上、顿首、拜启、上言、拜言、启、上、白。用于晚辈，作：手谕、手示、手泐（用于妻子也可以）、手草、草示、谕。用于复信，作：肃复、手复、谨复、复。早期的书信，这些礼仪用语也可以出现在起首（详上文）。

三

作为丛书中的一种，这个本子大致循以下的体例：【题解】→【原文】→【注释】→【译文】。以下对这几个方面作一简单说明。

【题解】部分：简要介绍作者，说明文章出处，并对文章的思想内容做必要的提示，以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消化。

【原文】部分：文选首先考虑的是可读性。也就是说，论辩精辟、文采斐然、洞见发人深思的文章是首选。其次，考虑其格式的规范性。也就是说，可作为我们效仿的范文。

【注释】部分：对文章中费解的词语、罕见的僻典、生僻字的读音以及格式规范作注释。注释能详细则详细，实在不能详细的，则在翻译中有所体现。

【译文】部分：本书所选文章都是文言。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原文，附上一个白话文翻译无疑可起事半功倍的作用。实话说，翻译通常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。姑勿论不可译性所设置的障碍，姑勿论文言的精辟典雅为白话文所不及，即所谓的“传神”，就只是译者所追求的理想，永远不可能实现的。因此，读者不妨把译文当作参考文字来阅读好了。

这本小书，前言及文选由谭步云负责，郭加健负责题解、注释及翻译。

这么个选读本，尽管笔者力争做到最好，但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。笔者真心地希望读者诸君提出宝贵的意见乃至批评。谢谢！

谭步云

2010年7月16日

作者介绍:

目录:

[尺牍精萃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尺牍

书信

书

汉语

文学

文体

散文

已购

评论

印象最深的要数苏轼写给考官的答谢信，文人啊

[尺牍精萃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尺牍精萃 下载链接1](#)